



这儿远离市区，远离现代文明制造的听觉轰炸。安静，是都市人难得的一份奢侈。白天，我若在看书，绝对闻得到呼吸。若在写稿，陪伴我的，就只有手提电脑的轻微敲击，和机器本身的幽幽低吟。偶有啾啾唧唧的鸟啼，偶有越楼飘然而至的琴声，那不啻是上帝的福音。一日，方凝神构思，听得窗外似雨打芭蕉，刷拉刷拉，淅淅沥沥，心下诧异，探头张望，原来是两个小男孩在比试撒尿，对着一架蓬蓬

勃勃的南瓜叶。我这一亮相，惊得他俩赶紧藏起裆里的小家伙，大笑着逃开。晚间，偶有鸟吠，也就一声，两声，若有若无。偶有鸟叫，那是被瞎咋呼的狗吵醒的。我在关于欧洲杯足球赛的一篇文章中，描述过这种夜色朦胧中狗与鸟的即兴合奏。这种机遇太少，我只碰到过一回。绝大多数的日子，我都是在夜深人静、万籁沉沉中就寝，然后一觉睡到天亮。有晚饭多了水，夜半起来小解，听到数十米外的

圆圆中秋节

崔向珍

枝头的叶子黄了，满树的小枣红了，一轮金黄的月亮就镶上了耀眼的金边，悄悄地走进秋夜的香梦里来了。

母亲把种在沟坡上的红豆棵背回家，摊在大槐树下晾晒。急三火四地写完了作业，我把大包袱铺在地上，哼着歌儿搞起了红豆羹。白色的红豆羹熟过了头，又薄又脆，揪在手里就迫不及待地绽开了，红艳艳的豆粒咝咝啦啦地直往包袱里蹦。

秋天的阳光很烫，不几天就把红豆荚晒干了。母亲忙里偷闲地抽打收拾，把红豆粒划拉进簸箕，在院子里的风口上站稳。红艳艳的豆雨咝咝啦啦地落着，我忙不迭地用葫芦瓢舀起来一些，放到黑瓦盆里洗净浸泡。泡好的红豆，母亲加了红糖煮透晾凉，起个大早和了面包成火烧，放进大铁锅里烙。

母亲烙火烧的时候，我们往往还在香甜的睡梦里，等到我们睁开眼睛，父亲和母亲已经下地干活了，四个烙得金黄的豆沙火烧在蓝盖布上香气四溢。我们掀开被子跳下炕，胡乱地洗一把手，各自抱了一个火烧狼吞虎咽起来。吃完了火烧，我们就去院子里剥玉米或者翻豆秸，在满身的汗湿里盼望着幸福的夜晚快点到来。

八月十五的月亮好像知道小孩子的心思似的，天刚刚擦黑，就从遥远的海面上弹跳而起，和满院子金黄的庄稼一起璀璨着。大槐树下的饭桌已经摆好半天了，我们非常兴奋地追着母亲，一趟一趟地往饭桌上运送。等到热乎乎的鲜玉米、滚烫的煮鸡蛋、喷香的豆沙火烧、洗干净的鲜枣……摆满了桌子，我们就一起眼巴巴地盯着父亲看。这时候的父亲已经把乱糟糟的豆棵垛成了圆圆的小山包，他看看已经爬上了树梢的月亮，再看看他的孩子们，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。他把木叉竖在墙边，洗了手进屋，托着渗透了油的纸包坐在我们身边。好香好香啊，我们一起大声地吸着鼻子。父亲把包着月饼的油纸包放在桌子中间慢慢打开，递给奶奶半块，再递给我们每人半块，油纸包里就只剩下半块了。我们一点点地咬着酥脆的月饼皮和好看的青红丝，看着父亲小心地把半块月饼掰开，递到刚刚坐下的母亲手里。

我们手里的月饼很快就吃完了，父亲和母亲手里的月饼，最后都递给了奶奶和最小的妹妹。在越升越高越来越明亮的月光下，我们一家人团团围坐，听父亲吟诵着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的诗句，欢乐的笑声比盛满了月亮的糖水还要香甜。

又快到中秋节了，满头白发的母亲早早地熬好了红豆沙，她看我们都不怎么爱吃月饼了，打算给我们烙些火烧吃。想着就要到来的团圆的夜晚，圆圆的月亮，圆圆的火烧，圆圆的月饼，还有大声诵读诗词的父亲，我的心里就被柔软的幸福挤满了，满到再也找不出一丝的空隙。

八月菊黄挹清芬



赵宏涛

一场场秋雨，一阵阵秋风，天渐渐变凉，百花渐凋谢，花开花谢难免给人一丝淡淡忧伤，此时，菊花总是散发着缕缕清香，如期盛开。

不管秋雨凉风如何肆虐，菊花依旧旧高洁幽雅，灿烂静静地微笑着，以生机勃勃的笑脸将秋天渲染得更加姹紫嫣红，点缀着深秋的萧瑟，给人带来生机与希望。

“花开不并百花从，独立疏离趣未穷。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农历八月里，最美的花莫过于菊花。在鹤乡菊海，菊花清幽芬芳，凌霜盛开，以其傲然挺立的高尚情怀，香飘于天地之间。

金秋时节，秋高气爽，处处菊花迎风怒放，卓然而立在公园里、街道旁。菊花馨香四溢，沁人心脾，让人陶醉，令人遐想……难怪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，苦思冥想，诗词歌赋，颂菊花之美丽，赞菊花之品格。人们把菊花当作知己，对其赞许尤佳，把梅、兰、竹、菊并称为“四君子”。或欣赏菊花的谦谦君子之风，或赞颂菊花傲霜迎寒的浩然之气。

人赞菊花之美，美在其不与百花争容斗艳，“我花开后百花杀”，有藐视群雄的英雄气概。人赏菊花之魅，魅在其“采菊东篱下”的隐士风度，令人称奇的精神世界。

菊花又何尝不是吃月、顽强与奉献之花！深秋时节，万物萧条，百花凋谢之时，菊花却乐观坚强地迎霜怒放在荒野间，漫地遍野的菊花，金灿灿，黄澄澄，把大地打扮成金色。菊花奉献给人类的是美，是良药保健品，菊花又何曾抱怨土地贫瘠，环境恶劣……

世人多爱花，人不同，境不同，爱亦不同，或爱花之淡泊宁静，落落大方，或爱花之淡雅高洁，芳香四溢。百花怒放，各有其美，人之爱菊，盖因其乐观、坚强、奉献之品格吧。

乡居随笔

卡毓方

花园里男女调情，唧唧喋喋，个别不该入耳的悄悄话，偏是如密语传语，字字清晰。寂静使我无意中成了窥听者。为避免尴尬的道路上越滑越远，赶紧关闭窗口。

清晨启窗，照例有一股音乐灌进来。小区主妇们的一天，是伴着健美操开始的。当最积极的分子合着旋律起舞，流窜的风，眨眼都化作了清凉的音符；当她们的人数越来越多，节奏越发鲜明，睡眠惺松的花瓣，乍醒犹梦的柳丝，也都开始了生命的颤栗。当她们的自我展示进入高潮，东天的头茬子阳光，也迫不及待地加入行列。揉揉眼，我看清欲望的精灵，在草坪的露珠上舞蹈。

黄昏的花园，是打工仔打工妹的世界。听他们唧唧喳喳，七嘴八舌，有聊老家，有聊丫头，有聊市井新闻，也有聊小时候逃学……你有过逃学的经历吗？按我说，逃学，并非一味不好。郭沫若就是逃学的大王，沈从文也是逃学的祖宗。有一次听他们谈冒名顶替，一圈人笑得前仰后合，你推我搡。具体情节，我没听清楚。我哪，我倒想起了胡适。大名鼎鼎的胡博士，原来是叫胡洪马辛，那年参加留美考试，他怕考砸锅，丢人，就报了一个假名“胡适”。没想到一考中就，假名由此变成真名。还有那个旅法的艺术大家朱德群，本名朱德萃，初中毕业报考杭州艺专，因为自己的文苑尚

未拿到手，便借堂哥朱德群的文苑一用，随着金榜题名，他只好把堂哥的名字假冒到底。

小区尾着一个东西方向的小镇。这镇实在太小，我不说它的名字。我和小镇的关系，只限于它那家独一无二邮局。邮局离住处约三四里，我时常乘一辆“摩的”，招招摇摇地前往。街旁也多楼房，也多店铺，马路上也多汽车，也多行人，和城里一般无异，惟韵味散淡，格调悠闲，就连马达的低吼，商贩的叫卖，听上去，也觉短斤缺两，欠了成色。坐在晃晃悠悠的“摩的”里，偶尔，会产生乘坐马车的幻觉，恍若行走在十九世纪的纽约街头。

这儿也真出茄子、黄瓜。小区的西侧毗邻农田，盛产的，都是各色时令瓜果蔬菜。我曾想找当地的农民聊天，一问，才知道如今在田里播出动静，种出色彩的，都是些外来户，大多来自河南。正儿八经的地主，是只管收租，不干农活。我喜欢在地头田埂散步，模仿前辈哲人作孤独者的沉思。一次，在一畦葫芦架背后，艳遇一片新鲜红嫩的马齿苋，简直要惊呆了。问菜园的主人，说那是野生的，没人采。赶忙回家告知岳母。我的岳母最是马齿苋的知音。随后一连数天，她老人家都忙于采集、蒸煮、晾晒。一部电影想打响，要大红灯笼高高挂。一条哈巴狗想出名，要假着贵夫人的香腮。一地马齿苋想走红，看来，只要结识我的岳母。

美哉，千鹤湖！

颜良成



在射阳新城区，高楼鳞次栉比，道路纵横交错，碧水绿地绵延，公园穿插其间……

一幅幅美景让人心旷神怡，一片片景观令你目不暇接。港城新貌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新城区的最佳胜地，莫过于千鹤湖。

射阳广泽滩涂，是国家一级珍禽丹顶鹤的故乡，世界种群超过 75%在这里越冬，因而，射阳又有“鹤乡”之美誉。全县首屈一指的市民公园“千鹤湖公园”也就实至名归。

步入千鹤湖，驻足如诗如画的人口，设计师的独具匠心跃入眼帘。那一只只丹顶鹤雕塑，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，或仰天高歌，或悠闲信步，或相依呢喃，或追逐嬉戏……将人带入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奇妙境界。

进入大门，顿觉视野开阔，豁然开朗，碧波浩淼的水面，宛若一面偌大的明镜，将蓝天白云尽收湖中。步过木桥，绕过木桥，行过曲径，走过长廊，一处一风景，一步一层天。近观，湖水汤汤，帆影点点，岛屿棋布，栈道相连；远望，假山环抱，瀑布倾泻，树木苍苍，雾气氤氲……绿树倒映水中，水中绿藻如茵，远远苍翠欲滴，水岸边界难分，绿色，铺陈出千鹤湖的底色。

千鹤湖是一座以鹤为主题的公园。在公园，除了随处可见鹤的雕塑外，还驯养了真鹤供人观赏。在明月岛，数十只丹顶鹤在岛上自由活动，它们步履轻盈，神态安详，举止大方，显得优雅而高贵，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。“丹顶西施颈，霜毛四皓须”“低头乍恐丹砂落，晒翅常疑白雪消”，这就是丹顶鹤的写照。世人喜鹤爱鹤，射阳人更将鹤作为县鸟、县魂、县的形象品牌。

在公园除了鹤，还有其它珍贵鸟类，在自由渚，有黑天鹅、白天鹅、鸿雁、灰雁等数十种珍禽。“鸿雁迎宾”的表演属公园一绝。每到鸿雁放飞之时，随着饲养员的口哨，数百只大雁腾空而起，展翅翱翔，伴着音乐喷泉的韵律，鸿雁群或上或下，或聚或散，或白羽掠水，或直击云天……雁阵磅礴，蔚为壮观。

千鹤湖最美的时刻，当数晚间灯火表演。夜幕降临，华灯绽放，公园内霓虹闪烁，溢彩流光，与星月争辉，与湖水共漾。彩色喷水柱直抵苍穹，分不清哪是湖，哪是天；哪是灯，哪是星。水幕电影更将观灯推向高潮，五彩缤纷的水幕，呈现千姿百态的物象，亦真亦假，如梦如幻，似乎虚无缥缈，却又触手可及。声光水电气，五位一体，堪称奇观。游园人们的阵阵惊叹，和着湖面圈圈涟漪，慢慢向四周扩展、飘荡……

千鹤湖公园千姿百态，让人惊羡忘返；千鹤湖的安闲静逸，同样让人漫步流连。

一幢幢徽式古典建筑，错落有致，镶嵌在公园的深处，林木苍翠，曲径通幽，古乐声声，琴韵悠扬，觅一处闲静寓所，听一阙天籁之音，足可洗心涤肺，涵养人文，陶冶情操。信步民俗村，不仅可以领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，还可体验日本、韩国的异域风情，更能品尝到时令珍鲜，精致菜肴。

眼观风光旖旎的湖景，欣赏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的旋律，动与静的组合，古与今的融和，巧夺天工，相得益彰。千鹤湖，勾起人们缕缕乡愁，打动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浓缩射阳这座有爱小城的美丽精华，演奏出一曲“弘扬生态文明，共建绿色家园”的交响乐章……

乡村变奏曲

洛洋

瓦房。村里的建房高潮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那时村民不再被拴在土地上，养殖、种植、经商、打工，各种出路，富裕之后，争相盖起了新房。

第三幅取景村口的车站。从城里购物回来的男女，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，从车上走下来。几名少妇在排队候车，去镇上赶最后的集会。车站连通村中的主道，宽敞的水泥路面，有行人、摩托车、自行车、三轮车和面包车。车站边上是小超市，门前的小伙子一袭黑西装红领带，手机贴在耳朵上，一脸甜蜜的笑。

最后一幅画表现的是村里广场的夜景。广场灯火通明，散步的、聊天的、运动的、休息的，各有各的乐。大妈大嫂是主角，载歌载舞，动作欢快；老太太扶着健身器扭动腰身；男人们围在宣传栏前，谈天说地；一老汉坐在长椅上，悠闲地望着星空，小孙子正把一只苹果递给他；旁边的少女插着耳塞，吮着奶茶，聚精会神地用手机追剧。

看了这些画，我感慨万千。我说：“除了看到生活质量的变化，我还感觉到人们精神的变化，你的画捕捉到了这些东西。”

我的话鼓励了堂兄，他又拿出一些人物写生画，让我继续欣赏。我仔细揣摩画中人物的表情、眼神、身体的状态，佩服他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气息。我恳请他谈谈自己的创作感想。

堂兄说：“这些年作画，我最深的感受是，生活越来越美好，人们活得越来越有获得感。”



公兴镇记忆

邹德萍

回到老家，有人告诉我，上海闸北区有两位耄耋老人，在去去的苏北人中曾打听公兴镇和八大家。这事经发朋友圈一传，很快有了反馈的信息。老人还讲了一些公兴镇的事，但都已成为远去的历史。

公兴镇，就是现在的临海镇兴圩村，是由原公兴村和丁圩村合并的，位处临海集镇西部 5 公里，南和千秋相望，西与滨海连接，北同渠西村为邻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各种旧版地图上，印有六垛、中五、八大家、公兴镇、鲍家墩、千秋港，公兴镇是过去的重要历史地名和参照坐标，我 40 多年前曾见过地质勘探人员钻井，他们所用的地图上就是有用红字标的公兴镇。现在，许多老人都晓得公兴镇、八大家，而新生代很少有知道它们的历史了。

据《临海志》载，公兴镇兴镇于民国 23 年，原有两户地主，以现在的公兴桥为界划分土地，东为左家，西为董家，但他们两家为起地名争吵不休。经六区的区长王景光出面调停，遂取名公兴镇，后又以公兴大队(村)为名沿用至并村为止。公兴镇兴镇时新拓十字街，街上售卖的生活用品应有尽有，算是一个繁华的地方了。再加上水陆便利，公兴镇很快就成为进滩涂人的落脚或打尖之地，吸引了一批自东、海门人移民垦荒植棉。八丈河上装草贩盐运棉船只来往频繁，交易兴旺，公兴镇名噪四方。后因变故，商户逐渐向八大家转移。

所以，八大家集镇上有许多做生意的老住户都是从公兴镇迁过来的。我所了解的有唐、杨、戴等户，他们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，这也为撰写临海志提供了史料。解放后，政府在公兴这边设立学校、供销社、棉花站、砖瓦厂、村办企业等，公兴又成了周边几个附近村民日常购物的中心。本世纪初创业多年的小集市顺应民意又复兴了，五天一逢集，很受村民们欢迎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远去的是记忆，更换的是名称，抹不掉的是乡愁，在公兴镇，泥墙房泥墩子学桌的学校有我朗朗读书声，八丈河那清清河水中留有我游玩扮泥猴的童趣，浩月星疏下有打夜工脱稻麦捉迷藏的苦中乐趣……这水藏我心底，挥之不去。



我自幼生长在乡村，那时的乡村穷啊，日子过得很清苦，吃食更是粗糙，根本不讲究什么色、香、味，只求能填饱肚皮就美美的啦。所以，童年里有关吃的美好记忆少之又少，若说有些印记的，那就当属酸豆汁和杀猪宴了。

进入五六月，天气逐渐炎热起来。这时候，乡下人家便开始自制酸豆汁喝以解暑气了。操刀的一般是家里的女性长辈，她们自制酸豆汁的经验丰富，火候儿掌握得也老道。先是把上年预留的上等小米拿到磨坊碾成小米粉儿，然后回家烧好一大锅沸水，等水温凉至 80-90 度，再把适量的小米粉儿置于陶泥大盆中，用准备好的热水冲浇小米粉儿，一边冲一边搅拌，使之成为稀稀的浆汁状。勾兑好豆汁后，再把盛放豆汁的陶泥大盆置于热炕上，用盖帘盖上盆口，发酵一宿，使之变得微酸，翌日加入些许大豆粉儿，再置于铁锅中大火熬制，灭菌后，放入适量的糖精，晾凉后即可饮用。熬制好的豆汁，酸甜可口，凉爽宜人，可润肺祛火，是炎炎夏日不可多得的健康饮品。我们小孩子更是在外面疯玩够了，回到家拿起水瓢舀上一瓢，咕嘟咕一气灌下去，伸着脖子打个嗝儿，感觉真是惬意无比啊！

那时乡村里除却年关，一年到头很少见到肉。平素只有在端午、中秋等节日里，才割半斤八两肉包顿菜肉馅饺子吃。最能让我们大快朵颐的，还是每年一次的乡村杀猪宴。那时，乡下人家都养猪，猪仔从春养到冬，只为一年到头娃们过年能有肉吃。杀猪那天，就好像在办喜事，把老亲少友都请到家来，大人们团坐一桌，小孩子们坐一桌。女人们切出一大盆酸菜丝和几大块肥猪肉放在木火铁锅里煮，同时一锅煮的还有猪血肠、猪肝、猪心、猪小肠大肠、猪尾巴等诸下水，猪头和猪脚要留着来年“二·月二”时吃。煮一两个小时后，女人们把煮好的肥猪肉、猪血肠等诸下水捞出锅，切成厚肉片、血肠片，大盘深碗端上桌。男人们猜拳行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红光满面；小孩们撸胳膊挽袖，把筷子伸得老长，风卷残云，吃得满嘴流油。那场面，真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“饕餮盛宴”，大人们高兴，小孩们兴奋，高朋满座，推杯换盏，好一派丰年胜景。

酸豆汁和杀猪宴

佟才泉